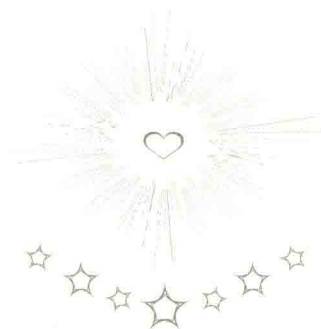


泪渡

瓦刀 著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泗渡

瓦刀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泗渡 / 瓦刀著. -- 武汉 :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8.1

ISBN 978-7-5354-8525-0

I. ①泗… II. ①瓦… III. ①诗集—中国—当代
IV. ①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34768 号

封面题字: 梁继发

责任编辑: 谈 骁

排版设计: 郑美霞

责任校对: 陈 琪

责任印制: 邱 莉 王光兴

出版: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 430070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 武汉市首壹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10 毫米×1010 毫米 1/16 印张: 16 插页: 2 页

版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行数: 5520 行

定价: 39.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序言

“一条大河被我越抱越紧”

唐晓渡

友人赵智向我推荐瓦刀的诗。由“瓦刀”想到瓦匠，不由猜测取此笔名者或曾有过艰辛的底层生活经验，兴许仍置身竟日奔波劳碌的产业大军也未尝可知。这猜测的前一半至今仍属猜测，后一半则立刻被证明过于想当然：却原来，瓦刀的另一重身份，乃是一个地方官员。

瓦刀与官员，是不是有点儿不搭？

以“打工诗”为标识的“底层写作”近年正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其影响涵盖报刊、出版和评奖，事实上成了新世纪以来最显眼，在我看来也最有价值的诗歌现象之一。托高度发达的全球化媒体之福，此一现象甚至在国外也激起了相当的反响。2013年，由北京文艺网举办的首届国际华文诗歌奖，其“处女诗集奖”颁给了一位“打工诗人”，诸多驻京国外媒体报道了此一消息；获奖者多次受访不说，还应邀参加了第44届鹿特丹国际诗歌节。更有意思的则是据《纽约时报》记者的反馈，曾有读者跟帖其报道的电子版，对中国工人在艰困境遇中不忘写诗大加赞叹；赞叹犹不足，又继以尖锐的发问：当代美国有工人写诗吗？美国工人在干什么？

这位美国读者的自省精神令人感佩，但还远远不够；他还可以继续追问：当代美国有企业家写诗吗？有农民写诗吗？有官员写诗吗？……

当然不能说没有。据我所知，美国第39任总统吉米·卡特，

又名“花生卡特”（因作为农场主擅种花生得名），就是个不错的诗人，一身可充填两项空白；而身为一家大保险公司副总裁的华莱士·史蒂文斯更是因其诗艺精湛绝伦，被公认为是“诗人中的诗人”。但我们也可以说这无非是些罕见的特例，不足以构成某种“现象级”的社会文化景观，也说明不了任何问题。

不仅是美国，也不仅是发达国家，大概走遍全球，都很难再找到像当代中国这样，无论在哪一领域，也无论是哪一社会阶层，都分布着众多诗人，且诗作不择地而出的奇观。正是有感于这样的奇观，数年前，时任伦敦大学 SOAS 学院东亚系主任，以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社团及刊物为志业的汉学家贺麦晓（Michael Hox），曾打破其行事严谨的一贯风格，于北京时间凌晨近两点打电话给我（当然他知道我是个“夜猫子”），只为表达他在这方面的一时震撼和困顿。“我刚刚从你们的网上下来，”他洪亮的声音和窗外的夜色很不协调，“真的是不可思议，那么多的诗人！那么多的群体！那么多的作品！怎么可能？至少在我们这边完全不可能。”他热切地希望我能帮他破解此“谜团”，却又对我所有的说法，尤其是中国诗歌人口基数巨大的说法不甚满意。这场对话持续了足有二十分钟，最终结束于他的哈哈一笑，说：“看来，如今世界诗歌的希望只能是在中国了。”

我记得那天挂断电话后很是愣怔了一会儿，拿不准他这句话究竟是幽默还是揶揄；然而此刻想到，我更倾向于认为那是某种有保留的褒赞。有保留，是因为他的困顿并未消除；褒赞，是因为令他困顿的那种自发而自觉的诗歌奇观，在任何意义上都值得首肯。这里的“自发而自觉”必须重读，以示此一奇观断然有别于诸如“大跃进民歌”或“小靳庄农民诗歌”之类受操纵的诗歌运动（后者也不妨称为“奇观”，却只能是诗饱受愚弄和羞辱的奇观，集体创伤记忆的奇观）；更重要的是，在一个权贵和资本上下其手，翻云覆雨的历史语境中，还有什么比“自发而自觉”更能突显诗与个体存在之间那种致命而又神秘的关联？从这一角度看过去，瓦刀成为诗人的概率，应该远远大于成为官员的概率；而只要把他的官员身份还原为人生处

境，就会发现他在诗中所表达的，很大程度上是另一种“底层经验”。试看《平衡术》：

桂子云中落。你从未言及 / 却隐于万丈阳光里呼风唤雨 /
蚂蚁骑在大象的脊背上 /

一只壁虎试图咬断自己的尾巴？ // 你是谁？让我抬头见
喜，低头哭泣 / 谁撕毁我的袈

裟，给我披上道袍 / 谁偷食我的黍稷，在我坟前摆上贡
品 / 谁在平衡木上闪转腾挪，脚

下踩着易碎的山河 // 洪流中拥挤不堪的尘世之舟，摇摆
不定 / 走钢丝的人获得片刻欢

娱 / 我睁大眼睛，东张西望 / 谁？谁在火里冲着我喊：
“来！给你糖吃……”

诗中的“你”所指并不单一，可大致理解为权势和命运的合体——某种近于隐身而又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支配性力量；其足以布控感情，改变信仰，暗渡生死的淫威，既是某种强制，又是某种诱惑。于此之下，“我”除了像所有人一样，屈辱而无助地把自己降低为“蚂蚁”和“壁虎”，在拥挤不堪的“洪流”中与之共舞，“在平衡木上闪转腾挪，脚下踩着易碎的山河”之外，似乎就只能如所有“走钢丝的人”那样，在尘世之舟的摇摆不定中，寻求“获得片刻欢娱”了。

类似的情境或相关的意象在瓦刀的其他诗中也一再出现。比如，《船》就从另一角度单独刻画了此诗中那“拥挤不堪的尘世之舟”（这艘浮世的破船，四面漏风 / 之前，我一直把它当作诺亚方舟 / 甲板空旷，落满了松针……从船头到船尾，从船尾到船头 / 一整天，只有我一个人在赤脚行走）；在其诗中又如一闪即逝的“壁虎”，则以完整的形象跃然纸上：它“无限孤独”的内心，它“晶莹而布满忧郁的眼睛”，以及它那从不乞怜的“长长的尾巴”；在《文身》中可隐约觅得《平衡术》中所谓“撕毁我的袈裟，给我披上道袍”的踪迹；而构成此诗关键词的“平衡术”，在《陀螺》一诗中，又呈现出另一种更具自我缠绕的意味，更加悲苦的内涵（陀螺的悲哀在于 / 它必须通过旋转保持平衡 / 必须借助一根鞭子实现旋转……我比陀

螺悲哀的是——/ 我每天目睹自己通体的伤痕 / 却唯独不见那双执掌鞭子的手)。

如此孤寂窘迫的困境。如此紧张致密的互文性。考虑到瓦刀之诗在主题上显而易见的散点性质，不能不认为这一特征首先与作者总是置身某种既近于封闭，又充满不确定性的生存临界状态有关。透过字里行间，我甚至能隐约听到他不耐煎迫的粗重喘息声。

但更能抓住我耳朵的，却是《平衡术》中“你是谁”的质询，是由这一质询所体现的“我”相对于“你”，也相对于其生存困境的间离意识。“间离”，这一借自布莱希特戏剧艺术的用语，在这里不再意指某种舞台的“祛魅”方式，而应该倒过来，理解为生活的“祛魅”方式，更准确地说，摆脱精神重负、自我救赎的“驱魔”方式。不必说，它同时也表明了作者反思的立场，但其重心所在，却不是要引导我们透过戏剧去反思生活，而是要引导我们在反思中，把生活看作一场戏剧——根据我的经验，对一个现实中深陷无力、无助感的“吃瓜群众”来说，没有比这更能有力地满足其审美诉求的了。基于这一立场，有关“你是谁”的质询，就只能通过其反向的质询，即“我是谁”，来寻求可能的回答；而所谓“平衡术”，所谓“走钢丝的人获得片刻欢娱”，也由此呈现出更为复杂和微妙的意涵：当诗既是镜子，又是镜像的一部分时，当年宋之问以“桂子云中落”所奉献的“天香”，在瓦刀诗中被与那声招呼火中取栗的魔性诱惑同堂呈供，一头一尾互为反讽，并在彼此纠缠中变得界限不明，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显然，这里的戏剧性与其说来自文本，不如说来自特定的历史语境；更富戏剧性的，则是诗末那个似乎与剧情，与诗中种种显在或潜在的矛盾冲突无关，“睁大眼睛，东张西望”的“我”：其情态身形的无辜，恰如一个真正的观众，或一个不谙世事的孩子。

或问：“我”真有那么无辜，真能是无辜的吗？答曰：作为质询“我是谁”的裂变产物，此“我”已非彼“我”；而作为某种必要的“本真”设定，这个“我”不得不是无辜的。正因为如此，帕斯才说诗“不是人类堕落的，而是始终清白的标志、

迹象”，据此“我们也许能收复失去的王国，收回我们在遥远的过去所曾拥有的权力”；叶芝才说，“当我明白我一无所有时，当我明白塔楼鸣钟人以一瞬即逝的钟声作为灵魂的婚礼时，我将看到黑暗变为光明，虚空变为丰富”。

对瓦刀和包括我在内的绝大多数国人来说，“塔楼敲钟人”、“灵魂的婚礼”云云或许有点太奢侈，太异国情调了，但这丝毫也不影响我们听到那“一瞬即逝的钟声”。“你（我）是谁”的质询，在我看来就是这样的钟声，是无数“我”经由间离、裂变而尝试发出本真之声时内心最沉郁、最不可回避的声音。听不见，或发不出这样的声音，所谓“也许能收复失去的王国”，所谓“收回我们在遥远的过去所曾拥有的权力”，就失却了根本；而深植于如此声音中的诗歌写作，从来就不是什么“风雅之事”，相反始终充满了灵魂搏击的汗水、呻吟和风波险恶的情感涡旋。生活中少不了平衡术，置身生存和语言临界点的写作又何尝不同样像在“走钢丝”？如果说这里确实还可以指望“获得片刻欢娱”，那是因为“一瞬即逝的钟声”，也可以变形、变奏为一条怀中的《苍凉之河》：

我始终相信，会有一个人 / 从我怀中取走这条河流 / 我不得不扑下身子，以水的特质 / 流向人间低处 / 一条大河被我越抱越紧 / 直到抱成了涓涓细流 / 滚滚波涛还剩几朵浪花飞溅 / 我等的人不来，我就不能 / 放走这一条苍凉之河 / 更不会对任何人言及 / 我到底替谁守着这残余的水分

传说中的鲁人尾生为了不负爱情之约，曾不顾河道中洪水暴涨，紧抱桥下的一根石柱；诗中的“我”为了臆想中的某人所抱住的，却是整整一条大河！问题不在于“我”等待的那个人究竟是谁，到底会不会来，而在于“我”何以要让自己的等待成为一个被死死守住的秘密——哪怕怀中的大河已被抱成了“涓涓细流”，哪怕“滚滚波涛还剩几朵浪花飞溅”。尾生溺亡而传说长存，他的当代老乡却很难有此奢望。如此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痴情，如此令人绝望的忠贞，是否足以彰显前面说到的“诗与个体存在之间那种致命而又神秘的关联”？若犹觉不足，那就再读一读《在墓碑上写诗的人》：

在墓碑上写诗的人，朋友遍野 / 常常被一个女人打得落荒而逃 / 那个内心的仓廩堆满陈芝麻烂谷子的女人 / 有着葡萄一样紫色的怨气 / 轻易就能摧毁一座寺庙一座教堂 // 在墓碑上写诗的人，没有战友 / 二十多年，只有一个人在负隅顽抗 / 背对弹痕累累的城门，他从不妥协 / 一边搬运暗礁密布的时光 / 一边把硝烟和创伤刻在墓碑上

“在墓碑上写诗的人”，意即（精神上）先行至死亡，复又折返之人；写诗，由此被赋予了终极关怀的价值。尽管文本采用了第三人称，却不掩作者自许的取向；以先入为主的引领句式排闼而入，恰好表明了某种别无选择的决绝。正是由于这样的决绝，前后两节所勾勒的两种性质迥异的日常“战争”场景，才既如一个不等式的两端构成错位的对照，又自我揭示为同一时空下奇妙的对称：那个在前一节中常常被打得“落荒而逃”的人，就是后一节中一直在“负隅顽抗”的人；而前一节现实场景中导致他总是惨败的心力落差，在后一节的虚拟场景中，则由他二十多年孤身抗击，“从不妥协”的不屈意志加以平衡。

以上二诗其实都涉及同一个问题，即诗在价值论意义上能否成为某种信仰？这里的信仰，与通常所说的宗教，尤其是体制化的宗教并无必然关系；它所对应的，更多是人性中固有，或人之为人不可或缺的宗教感，更准确地说，超越需求。对瓦刀来说，尘世间种种体制化的宗教，其可信托灵魂的价值显然十分可疑，“那个内心的仓廩堆满陈芝麻烂谷子的女人 / 有着葡萄一样紫色的怨气 / 轻易就能摧毁一座寺庙一座教堂”，在象征着现实之粗暴野蛮的同时，是否也暗喻了后者徒具躯壳的虚浮不足恃？相较之下，那座隐在负隅顽抗者背后的城池尽管只出示了“弹痕累累的城门”，尽管其中或许空无一物唯余墓碑，却因与守卫者休戚与共而远为强固。“一边搬运暗礁密布的时光，一边把硝烟和创伤刻在墓碑上”——除了心怀某种以绝望为前提的信仰，我想不出还有什么理由更能激励一个人进行这场孤立无援且旷日持久、始于虚无又抵抗虚无的战斗。不错，所有这些都不过是诗歌想象的虚拟；然而，仅仅是虚拟的想象吗？进一步说，信仰信仰，信而仰之，其本身不也是某种至高

的虚拟想象吗？

如此辨析是否在冒着简化瓦刀的风险？因而不能在此文中与读者分享他更多的作品，领略他充满洞察而每每妙趣横生，长于把诚挚、旷达、荒诞和酸楚混合锻炼成“冷幽默”的语言风格，也是我小小的遗憾；唯愿以上分析对勘探开头说到的“当代中国诗歌奇观”，或贺麦晓所谓的“谜团”能有所助益。当然，导致这一现象的因素很多，把诗作为某种信仰是否算得上充分条件也可以再讨论，就此而言，瓦刀和他的诗未必典型；但另一方面，身处社会文化转型期急剧演变的历史语境，面对在权力和资本的操弄下日益迷宫化、魔幻化，越来越多充斥着偶然、无常和溃败的现实，诗在滚滚红尘中确实不只是一条独一无二的认知途径或不可替代的价值调节器，许多情况下（包括在作者无意识的情况下）也充当了某种“类宗教”的角色，就此而言，瓦刀和他的诗又不乏典型的意义。

由此牵动的另一个问题和“诗教”有关。“诗教”一语兼具宗教和人间的双重气息。它之所以在传统中国备受推崇，肯定和其文化更重视世俗社会，而又缺少西方意义上的完备宗教传统有关；但真正重要的，是它从源头上确立了对诗上承天意，故必是人类文明发展之不可或缺的维度的认知。传统所谓“诗教”，其要首在“教育”，体现着面向贵族和士族，培养社会精英的顶层设计使命（无论是作为“五经”之首，还是“六艺”之一）；次在“教化”，负载着惠及更普遍的民众，以淳风化俗的意图。当然，这样的“诗教”早已式微，这里说到，无非是取其上承“天意”（天意于此即人心，即前文所谓人之为人的超越需求）的源头精髓，随机指陈当代诗歌担纲个体精神自治的另一面。和传统诗教立足统治者的需求相反，当代诗教（姑且名之）据持的是基于艺术民主化进程的个体主体性和生命/语言立场，其意阈涵盖写作和阅读，要旨则在于使单向的施教转变成互动中的自我施教。经由诗歌语言所绘制的生存和世界地图，越来越多的人日益意识到，诗不仅是个体生命寻求从沉默中发声最真实的途径，而且是自我启蒙、自我教育更便捷也更有效的方式（比如，我从瓦刀未及收入该诗集的叙事长诗《狂

奔》中获得的有关人生荒诞和历史悖谬的悲喜剧知识，就比十部历史学专著加起来还要多）。在我看来，这一自“朦胧诗”以来持续生成和发育的变化，或许是造成当代诗歌奇观更主要的成因，而这一奇观又反过来深化了我们对诗的认知：那么多的人，在那么艰困窘迫的生存境遇中仍然没有失去对心灵和语言的关切，对良知、正义和美的信赖，没有失去敏锐地体察个体命运并实行精神自治、自助的能力，在语言中为爱、悲伤、愤怒和无言造型的能力，不是更能让我们看清诗的根系所在、功能所在、价值所在和未来所在吗？

如此看来，贺麦晓所谓“世界诗歌的希望只能在中国了”，就不只是某种有保留的褒赞，更多出一重有根有据的祝福意味了。瓦刀和瓦刀们，加油！

2017年6月29日于世贸奥临

目 录

辑一 在河之洲

光阴谣 /2

无聊志 /3

我并不急于投奔大海 /4

如果 /5

岸边书 /6

船 /7

在河边 /8

壁虎 /9

两棵树 /10

假山颂 /11

动物园实习报告 /12

旗袍 /13

文身 /14

废邑 /15

和谐书 /16

致刺槐 /17

秋天，那些被放大的事物 /18

挑拣 /20

立冬书 /21

再见吉他 /22

致迎春花 /23

变脸术 /24

与蚁为邻 /25
学习春天 /26
晨练，遇乞丐 /27
一只橘子 /28
清晨，与一尊雕塑相顾 /29
拯救 /30
我不喝咖啡好多年 /31
练习悲悯 /32
陀螺 /33
这些年 /34
空裙子 /35
瓷器 /36
后花园 /37
下午茶 /38
墓碑上写诗的人 /39
霜降 /40
健忘症 /41
烂尾楼 /42
独行者 /43
挖掘机 /44
深水区 /45
残梦散记 /46
目击者 /47
售楼处 /48
一棵被春风刮歪的树 /49
一朵白玉兰 /50
回乡偶遇 /51
脑海也是海 /52
竹林侧记 /53
失眠者 /54
枕边风 /55
碎冰 /56
虽然 /58
五七 /59

我对你的恨原来如此深情 /61

终于 /63

在河之洲 /65

辑二 尘世之心

苍凉之河 /68

我的爱 /69

给女儿的信 /70

过青海湖 /72

活在别处 /74

铁山上的孤独 /75

非常书 /77

烙画 /78

再相逢 /79

早餐 /80

大风起 /81

相见欢 /82

饕餮者 /84

读波德莱尔想到你 /85

壁橱 /86

菖蒲的春天 /87

表弟 /88

广场舞 /89

半坡头之恋 /90

小瀑布 /94

玉龙雪山 /95

丽江见 /96

普陀山上 /97

致雨燕 /98

与一只朱鹮的窃窃私语 /99

声声慢或与一只鸽子的争议 /101

致莲蓬 /102

鬼巷 /103

五月的门后 /104
要浪漫，随我到梦里去 /105
留住黄昏 /106
别离书 /107
你走之后，我才想起 /108
蹉过河流的诗人兼致柳苏 /109
我与李白 /110
回忆 /111
母亲曾让我砍掉这棵桃树 /112
教诲 /113
樱桃树下 /114
关于泪水 /116
英雄 /117
竹泉，我以芦苇之心向你靠拢 /118
七夕，或天高云淡 /119
看天空如此多娇 /120
登山记 /121
似曾相识的树 /122
融合或对抗 /123
迁坟记 /124
清明，春天的一个标点 /126
人民路 /127
宣泄或以梦话的方式 /128
九弯巷 /129
游行者 /134
研讨会 /135
想到未来 /136
白日梦 /137
尘世之心 /140

辑三 无妄之书

我的人间 /142
三重门 /143

灰烬，也是有燃点的 /144	
第三次 /145	
信天游 /146	
被春天承认的雨 /147	
泼出去的水 /148	
变形记 /149	
读心术 /150	
穿墙术 /151	
莫须有 /153	
如果我是一场雨 /154	
平衡术 /155	
八段锦 /156	
不要把白云和蓝天扯在一起 /158	
突围者说 /159	
脚踏实地 /160	
遇见自己 /161	
开门见山 /162	
中元节公告 /163	
誓言 /164	
论一只山羊的隐忍 /165	
乳牙 /166	
中国制造 /167	
旋转，或致路也 /168	
乡愁 /169	
偷渡记 /170	
咏叹调 /171	
黄昏，忽然袭来 /172	
尘中行 /174	
花开的声音 /175	
驼铃 /176	
梦驼铃 /178	
虚妄之门 /179	
精神病院 /180	
制造风 /181	

- 秋之旅 /182
中秋夜 /185
晚秋 /186
恐高症 /187
招魂术 /188
恩怨书 /189
我的病 /191
一场有关桃花的辩论 /192
蚊子的悲剧 /194
我的内心座无虚席 /195
论尴尬 /196
论荒谬 /197
对一个“挤”字的重新考量 /198
一粒种子的十四行 /200
难言之隐 /201
泗水之岸，与李白放浪形骸 /202
川上问孔子 /203
武阳村寻文成公不遇 /204
十月，读昌乐 /205
文成诗话 /208
垓下吟 /210
大风歌 /211
还魂曲 /212
凡世间之事，不要急于赞美 /213
断脉 /214
见证与祭奠 /216
末日书 /219
差点儿 /222
结局 /223
无妄之书 /224
不要过早地谈起死亡 /226
都是玩笑 /227

现代诗的智性之光（代跋）